

丹石 著

一個清宮
太監的
遭遇
題

台聲出版社

知識叢書

一个清宫太监的遭遇

丹石 编著

台 声 出 版 社

一个清宫太监的遭遇

编著：丹石

台声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12600

1989年6月第一版 1989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80062—033—6/K135

定价：3.20元

序

太监，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畸形人物。自春秋战国迄于晚清，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他们都是被迫或自愿的割去男子的性根，服役宫闱，称之为宦官，阉人，寺人，太监。古谓事人者为宦，如妾媵曰“宦女”，所以宫中侍奉之官，也称宦官。《后汉书·宦者传论》说：“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阉是阉割，割去动物的生殖腺曰“阉”。阉本作奄，《说文通训》说：“宦者皆谓之奄，司阉则谓之阉”。寺人本是官名，寺犹言侍，是宫中侍御之人，取亲近侍御之义。《诗·秦风车邻·传》称：“寺人，内小臣也。”释文称“寺本作侍，寺人，阉人也。”太监也是官名，辽秘书、太府等监皆置太监、少监元因之，明内宫诸监有掌印太监，提督太监等，皆宦官任之。所以通称宦官为太监。

翻开中国的历史，太监虽身处宫禁，但受到帝王的宠信，在政治上、军事上，也起到了兴亡、成败的作用。《后汉书·朱穆传》上说：“穆深嫉宦官，上疏曰：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建武以来，事悉用宦者。自延平以来，浸益贵盛，假貂珥之饰，处常伯之任。”珥是显贵的装饰品，以金为之，当冠前，附以金貂。《汉官仪》说：“中常侍，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珥左貂。光武以后，专任宦者，右貂金珥。”太监显赫如此，权势当然不小。汉末，十常侍之专权误国，唐代，鱼朝恩之监军启衅；明代，刘瑾、

魏忠贤之惑君蔽主，跋扈庙堂，都是昭昭在人耳目的。满清入关，虽鉴于明王朝之覆国，误于太监，曾垂祖训，不准太监参与朝政。但是到了乾隆以后，统治者又惑于太监之阿谀逢迎，卖官鬻爵，也造成了政治上的黑暗侧面。

自溥仪被迫出宫，遣散了清宫的太监，到现在又过了几十个春秋，太监这种畸形人物，已然绝迹。当时一般人对于太监的印象，都认为他们割去性根，断绝了阳气，形貌言谈，已接近于雌性，性情古怪，喜怒无常，嫉妒狭隘，阴狠狡诈，当面尊之为“老爷”，背后称之为“黑骡儿。”骗与阉同义，就是割掉牛、马、鸡、豚等动物的辜丸或卵巢。时常用隐语笑谈，讥讽他们。有一位好诙谐的报人杨曼青，偶因要事，急待出门，偏偏有位凤知的太监找他闲谈，请他讲个笑话再走。杨曼青急中生智地说：“有一位老爷……”只此一句，别无他语。某太监急问下文，杨曼青哈哈大笑地说：“有一位老爷，底下没什么了！”某太监知其讽己，赧然面赤，骂声“缺德”而去。这虽是个恶作剧，但也说明了当时社会上对于太监的印象，是鄙视而嘲讽的。

实则太监之取厌于人，并不是他们的天性使然。他们都是堂堂的男子汉，为了生活的压迫，割去性根，充当太监，渡过郁闷的生活，不期然而然地置身于宫禁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不得不尔虞我诈，狡猾阴狠，延及社会，造成极恶劣的影响。这是封建制度赋与他们的。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部血泪史。同情他们而写下他们的血泪史的，所见甚少。从前，虽然有《梼杌闲评》章回小说，讲述明代太监魏忠贤的出身，粉饰夸大，并不翔实。

作者丹石与我多年至交，他致力于搜集、研究清廷掌故、

轶事有年。其姻亲爱新觉罗·恒兰先生系清室远支宗室后裔，先生之五伯父爱新觉罗·毓朗，曾任光绪朝民政部侍郎、宣统登极时任军机大臣。恒兰先生，生长于“诗礼簪缨、钟鸣鼎食”之家，对清廷掌故、轶事知之较多。

作者即根据恒兰先生亲口所述其好友、晚清内廷坤宁宫太监于春和之悲惨遭遇，及其在内廷当差时见闻，撰写而成。内容丰富、生动，深刻揭露，封建王朝统治下，贫穷百姓人家，为谋生忍痛使自己亲生骨肉，阉割性根之惨痛事实和清廷贵族穷奢极欲之生活方式以及彼此间明争暗斗等丑闻。以至权监李莲英、张兰德（小德张）如何逢迎慈禧、隆裕两太后和太监间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真实情况及小德张出宫后，在天津寓居之奢侈生活。以小说形式迤迤写出。既可作小说看，又可作掌故、轶闻读。

谨志其概，聊作弁言。

翁偶虹

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五日

目 录

引子·····	(1)
难忘的一幕悲剧·····	(3)
庆家新来的小长工·····	(7)
姑娘对他表达的情意·····	(15)
爱与恨、血与泪结成的一门亲事·····	(25)
患难见真情 互救互帮·····	(39)
无意招来的一场横祸·····	(53)
逼上断子绝孙的路·····	(75)
紫禁城里被奴役的人们·····	(102)
洋兵进逼北京 主子仓猝逃命·····	(120)
两宫逝世后权贵间的明争暗斗·····	(147)
于春和随张兰德(小德张)去天津当差前后·····	(157)
是什么力量在支配着人生的悲欢离合·····	(177)

引 子

谁家的父母，忍心让自己亲生的骨肉，割掉了生儿养女的生殖器，送进皇宫充当太监，甘心走断子绝孙的绝路？

在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王朝统治下，有数以千万计的穷苦百姓家，为了养家糊口，谋求一条生路，迫于万不得已，把自己的亲生的七、八岁或十来岁的男孩儿，卖给当时专门替封建王朝给这些无辜儿童做“净身”^①手术的“刀儿匠”，换得一些银钱，使一家人暂时得到温饱。比如清代咸丰朝，深受慈禧宠信、夙有“安贝勒”雅号、后来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斩首在山东的宁寿宫四品总管太监加“宫殿监正侍”衔的安德海（人称小安子），便是从幼小卖给“刀儿匠”，割掉了生殖器，拜一位老太监为师，学习宫廷礼节，成人后入宫充当太监。也有的是十五、六岁的小伙子，无家无业，长期过着流浪生活，最后穷得实在活不下去，自己忍受着巨大的痛苦，自己亲手用刀把自己的生殖器割掉，然后投奔到清政府内务府，请求收他为太监。例如清同治、光绪两朝，继安德海之后，受到慈禧宠信的宁寿宫五品正总管太监加“宫殿监付侍”衔，赫赫有名的权监李莲英，便是因为生活极端穷困，兄弟三人，从老家河北省大城县，流浪到北京西郊海甸一带，过着乞丐生活，后来被一位缝鞋的“皮匠”付父，收

①（‘净身’即割掉生殖器，当时叫做‘净身’）

为徒弟，学习缝鞋，仍不能维持生活，最后迫于走头无路，自己手握切皮刀，拚死割掉生殖器，投奔到内务府充当太监，所以当时人们叫他“皮硝李”。还有的穷苦人，不甘忍受有钱人的欺侮，找到“刀儿匠”，给自己“净身”后充当太监。例如，清末受隆裕皇太后宠信的权监张兰德（字祥斋）人称“小德张”。他原是河北省静海县的农家子弟，他从小失掉父亲，靠拣拾粪便维持生活，因为经常受村子里地主子女们的打骂欺辱，他一气之下“净身”充当太监。也还有的是因为生殖器受伤了，到“刀儿匠”那里把它彻底割掉，然后到内务府在大兴、宛平两县，设置的招募太监的“牙行人”那里，请求充当太监。

特别令人听了感到惊奇而惨不忍闻的是，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以“甩柜”、“捆羊”两种极其伤天害理的手段，坑害别人，拐骗好人家的幼童，卖给“刀儿匠”，使那些无辜幼童被割掉生殖器，去充当太监，终生为奴的奇闻怪事。现在很少有人知道。

太监进入清宫服役，并非一律相待，像受到慈禧、隆裕宠爱的李莲英、张兰德等权监，只是千百万太监中的一两个，他们凭借在主子们面前阿谀奉承，讨得主子们的欢心，在下面结党营私、卖官鬻爵、陷害忠良、盗窃宫中珍宝大发横财，过着和主子相差无几的豪华生活，而下层太监则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到了老年丧失劳动能力以后，就被赶出宫去，无处投奔，只好投进寺庙，晚年十分悲惨。

本书以清末坤宁宫一般太监于春和，在奸人的阴谋陷害下，家破人亡，被骗卖给“刀儿匠”，无辜“净身”，投入清宫充当太监的悲惨实事为主，结合他在清宫服役时的亲身

经历、见闻，辑录而成。

通过丰富的故事情节和对人物的心理刻画，可以窥见清末宫廷中贵族、权监们的荒淫无耻的生活和彼此争权夺利的腐败现象。

难忘的一幕悲剧

横躺在冀东平原上的那条大白河，从它出现的那会儿起，历代王朝统治者，就很少派人疏通、开导它，所以它水无定向自由泛滥。在那白沙绿水的河床边，百十个村庄的庄稼，十年九涝，年年雨季打滚儿，这边坍塌一个村子，那边就闪出一块沙滩。

东赵村就是这些村庄里的一个，村子里千百亩地，是清王朝贵族庄亲王。在冀东二十二个州县，占有七万八千亩庄地中的一小部分。庄王府派他府里的包衣奴庆福，在村子里充当“庄头”。经管收租、收粮，他住在杨辛庄一所宅院里。

东赵村百十户人家，都是佃农，姓名各异，而生活悲惨的情况，却都一样。正像《红楼梦》里所描述的：几十个庄子，属于一个财主，这些庄子的农民，种的土地、住的房屋，甚至连一条身子，全是他们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使成千上万的佃农，沦为他们的奴隶，生死大权也操在他们手里，穷苦的佃农们，过的是冬不见棉，春不见粮的苦

难日子，那真是“穷得想上吊，都找不到一条绳子”，这并不是夸张，事实恐犹不及。

于春和一家，是东赵村里排列着祖坟的坐地户。他爹于德水，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老实、憨厚、朴实。他娘，是个老实巴交的农妇。他哥于春兴，是个“磨刀匠”，整天扛着一条板凳，手提着一串儿铁叶子连缀而成的“串头”，走东村串西村，挣几个“制钱”，帮助爹爹过日子，在春和他娘死去的那年春天，跟本村的佃农苗二，跑到山东去做工，一直没有消息。

于春和虽然年仅十五岁，村里村外都知道他是个天性善良，而又能逆来顺受、任人欺侮从不反抗的老实人。他平时就象一个扎了嘴儿的葫芦，从不开口说句话，他更不讲求吃喝穿戴，成天穿着他那件补丁上打补丁的旧灰布衫，啃着糠窝头，咬口咸菜疙瘩，揣饱了肚皮，便跑到地里干活儿，一点儿别的念头都没有，好象他从娘胎爬出，来到人世间，就是为了干活儿来的。可他脑子里，却永远记着他娘死去时的那幕悲剧。

那是光绪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一年）的夏天，一连下了二十多天的暴雨，大白河洪水泛滥成灾，几百个村子都被淹没了。春和他爹，为了一家人吃饭，从河东跑到河西，想找个月工干。不想跑了半个多月，不但没找到个月工干，就连打个短工的地方，也没有找到。他头顶着瓢泼大雨，空着两只手，回到家里。他一进门儿，双手捂着脸，往下使劲儿抹掉脸上的雨水，连湿透的衣服也没有脱掉，便一屁股坐在炕头上，瞪着一对灼灼逼人的眼睛，望着躺在炕上病了好久的老伴儿，捶胸顿足地嚎啕大哭，嘴里一个劲儿地叨念着：“天呐！我

这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连个家都养不活，还有什么脸活在人世啊！我……我的命……怎么……这样苦啊？……”春和看到这般情景，好象被一根大棒，突如其来地当头一击，可真懵了，瞪着一双大眼，怔怔地望着爹爹脸上雨水裹着泪水，那付悲伦凄然的模样，好半天，猛地“扑通”一声，跪在爹的跟前，“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他心里象刀子般割痛似的，抽抽哒哒地说：“爹！……您别……难……过……，咱吃糠咽菜也能活啊……”，于德水立刻把儿子搂在怀里，俩人抱在一起，呼吸急促，浑身紧张，神志昏沉地痛哭着，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了，只有让泪水去冲刷内心的痛苦，过了一会儿，他俩止住了啜泣，各自撩起衣角，揩干了脸上的泪水，又揩了揩鼻涕，于德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疲倦无力地对春和说：“孩子！别哭了，爹对不起你们娘儿俩啊！”春和把自己的面颊紧贴在爹爹的面颊上，结结巴巴地说：“爹！全是咱的命不济啊！人不能跟命争啊……”于德水一言不发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声音很低地说：“对！……命运啊！”春和睁着那双乌黑、亮晶的眼睛，眨也不眨地凝望着他爹，他看爹脸色苍白而憔悴，象个失魂落魄的幽灵颓然地坐在那里，似乎在沉思。一时屋里寂静得很，外边的大雨，哗啦！哗啦地倾盆而注，打得门板乱颤，密集的雨帘，遮没了地上所有的物象，一道接着一道的闪电，象一群狂舞的银蛇，天上地下到处乱窜，霹雳一声接着一声，贴地滥炸，眨眼间整个世界，好象沉落到开了锅的大海里，春和家这间茅草屋，被风雨抽打得颤抖，陡然，躺在炕上的春和娘，“哎哟！哎哟！”地狂叫起来，举着那只枯干如柴棒的左手，紧紧地摇撼着，好象急速飞转的涡轮片儿，脸色白得象张白

纸，脸颊深陷，两眼象两只黑洞，紧紧地闭着，脸上的皱纹，象苦瓜的纹络那样。猛然望去，真好象一具带皮的骷髅，吓人！于德水赶忙伏下身去，伸手握住她那干巴巴、毫无血色的手，连声问：“他娘！他娘！你怎么了？……”可是她象是没有听见似的，一个劲儿地喊：“痛！痛！痛！”，叫得越来越急促，春和听着这撕心裂肝般的喊叫，好象刀子心里搅动般的疼痛，立刻扑在娘的身上，无法控制的泪水，一下子涌出眼眶，沿着眼角滚落在娘的脸上，伏在娘的耳边大声问：“娘！娘！您到底哪儿痛啊！您快告诉我们……”他娘似有所悟，不再喊叫，扭过脸去呜呜地哭起来，春和用胳膊支撑起身子半歪着朝着爹说：“爹！您去请个郎中，给娘看看吧！”于德水伏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地两眼直勾勾望着老伴，一声不响，似乎心里在暗自叨念：“请郎中，连吃饭的钱都没有，哪里有钱去请郎中啊！”过了一会儿，春和娘，微微睁开两只暗淡无光的眼，艰难地望着春和爹，摆了摆手，无力翕动着那干噪枯裂的嘴唇，轻声说：“他爹，你……不用……请……请……郎中……，我的病……好……好不……了啦……”他们爷儿俩听了，眼泪疯狂般的沿着面颊奔流而下，张开嘴再想问问她：“到底还痛不……”可是，嘴怎么也说不出来，俩人扭过身子，抽抽哒哒地哭泣着。他们知道她的生命蜡烛即将燃尽。突然春和娘一声尖叫，脑袋一歪，断了气，春和又扑过去，两只大手紧紧地抱住他娘那枯瘦的尸体，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在娘的脸上，大声哭喊着：“娘！娘！你死得好惨啊……”于春和紧攥着老伴的手，不住地喊：“我对不起你啊……你！你！叫我怎么活……下去啊……”。于德水哭着陡地站了起来，转身打

开屋门，冒着大雨，跑了出去。春和不知发生什么事，立刻站立来，追了出去，大声喊：“爹！爹！您上哪儿去？干啥他？……”只见他爹头也不回，飞快地直奔村口跑去。春和再也不喊，他明白了，他爹一定是找人借钱去了。他低着头，转过身慢腾腾地走回屋里，从墙角那支破木箱里，找出娘洗好的一件旧袂袄和一条旧裤子，跪在炕上，用手巾给娘擦了擦脸，换好衣服，拿过一条被子给娘盖上。约摸两个多小时，只见他爹，赶着一辆小驴车，拉着一只柳木白茬儿的棺材回来了，爷儿俩给春和娘成殓起来，在祖坟的边儿上，刨了个坑，把春和娘埋葬了，爷儿俩埋好后，又在坟前竖了个小木牌子，上面写着她的姓名和生死年月，随后爷儿俩在坟前烧了一挂纸钱，各自磕了三个头，便默默地走去。这位伴随着于德水，过了多半辈子苦日子的好心女人，象秋天的黄叶一样，脱离了相依为命的树枝，随着狂风暴雨裹卷而去……从此，春和每天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响地苦苦思索着，我们这个家演的这幕悲剧……这幕充满辛酸苦辣的悲剧，到底是谁造成的？是爹他没能耐……不！不是！是我们爷儿俩不好生干活儿？……不！也不是……究竟它的根子在哪里？他一直在琢磨着，他琢磨了五年了，仍然不得其解。

庆家新来的小长工

杨辛庄是大白河一带的集市，每天早晨，这条街可热闹

了，卖各种吃食、蔬菜、水果的，有的挑着担子、有的推着车子，从四面八方聚集在这里来作生意，特别是一些扛活、打短工的，三三五五蹲在哪里，等候着主顾来雇佣。这里的住户不下三十几户，多半是在北京、天津、通州几个城市里，衙门口当差或开买卖的。庄头庆福住在杨辛庄北街，路东一所磨砖对缝，清水脊的门楼儿，两扇朱砂红漆对关的大门里，门上贴着一付大红纸写的：“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四周高高的围墙，围着一宅两院，东边院里是内宅，正房五间，打着木隔断，分成三明两暗的住房，东、西厢房各三间，都是一明两暗，院墙正中开了个“月亮门”，“月亮门”后边，竖立着一架木影壁，上面写着一个大“福”字。这木影壁是为了不让西院的长工们，看到里院的女眷们，在院里走动，院里都是方砖墁地，西院是打谷场、菜园子，安着水轱辘的一口水井，西北角有两间长工们住的灰棚。靠打谷场的后墙，开了个车门。这所宅院，在大白河一带，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象这样的一个大宅门，又有钱有势，一定是使奴唤婢，非常阔绰而排场。其实不然，庆福他非常俭朴，不但不雇佣奴婢，就连个老妈子、做饭的大师付，他都不肯雇。他自己既管着庄王府主子的几十个村子里，几百顷地的收租、收粮，又管自己家种的那百十亩地的安排，他管理的有条不紊。这位庄头，在大白河一带，是位头面人物，佃农们对他都非常尊敬，他和其他“庄头”不一样，他对待佃户、长工们，不仅不克扣、训斥，而且不管谁家有困难，找到他从不推辞，解囊相助。春和他娘死的时候，于德水就是跑到庆福家借的债。他非常通情达理，是一位开明的人士。但是有一条：不论谁，必须绝对遵守他的家规，

谁要是违背了他的家规，他是丝毫不讲情面的。庆福的大儿子——庆德祥，在北京户部衙门里当差。庆福的老伴德氏，是位很厚道、贤慧的老太太，对待佃户和长工们，从不摆主人的架子，说起话来和颜悦色的。大儿媳马氏掌管家务，精明强干，能吃苦耐劳，一天到晚忙个不闲，她除了担负着给全家人和几个长工，做三顿饭菜外，还要给全人拆洗衣服。婆婆德氏，对待这位儿媳妇非常疼爱，帮她照看着年仅两岁的小孙子和干些杂活，婆媳俩处得非常融洽。惟独庆福这个二儿子——庆德顺，不给庆福争气，小时候，庆福一心想望子成龙，用八抬大轿，从北京给他请来一位老拔贡，在家里教专馆。这位老拔贡在翰林院里打扫过字纸篓儿，学高五车零一船。来到庆家，当面给庆福立下了军令状，向这位东家保证把这位小少爷教育成人，日后不考中个“探花”，也得考中个“举人”。不想这位小少爷，是一只绣花枕头，一肚子草包，眉眼儿透着机灵，可一打开书本，他就呆若木鸡，再过一会儿，便打起瞌睡，老拔贡叫醒他，他不耐烦地对老拔贡说：“一天到晚的子曰啊！诗云啊！真叫人腻透了。”可一放学，他的精神儿就来了，嘴里哼哼着：“哥呀！妹啊！”的《小调》，蹦蹦跳跳的跑出大院玩去了。总惦记着赶快娶个如花似玉的小媳妇儿，陪着他谈情说爱，钻进红罗帐里戏鸳鸯。老拔贡看了，又生气又着急，气的是他不听教诲、不用心读书，急的是这样下去，自己给东家立下的军令状，岂不要落空，到头来怎么向东家交待？有时逼得他没办法，只好拿板子打顺德几板，打的时候又不敢重打。结果是依然如故，毫不悔改。于是向东家告状，庆福气得拿皮鞭、板子一通苦挨，抽打得小德顺连哭带叫，身上

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屁股肿得不敢挨一挨凳子，庆福还一再嘱咐老拔贡：“如果他再不好好读书，就狠狠地打，打不成材。”过后，好一阵子，没有三天又故态复萌，老拔贡看了叹口气说：“朽木不可雕也……”。眼看着给东家立的军令状要落空，将来要让东家拿着军令状，啐自己一脸唾沫，不如趁早离开这里，免得丢人现眼，于是借口自己年老多病，向庆福辞馆，打起行囊铺盖，古道西风瘦马，回北京去了。庆福看这孩子不是块成才的材料，也就任他去了。这一来，小德顺倒趁心如意了，每天背着他爹，跑到酒铺、茶馆里鬼混，给交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逐渐发展到，串“半掩门”，在暗娼那里过夜。

一天庆福家的长工张长有，违犯了庆福的家规，被庆福辞工。庆福早就听说于德水的儿子春和，憨厚、老实、听话，便打发“长工头”杨兴旺，去于德水家，把春和叫来有事和他面谈。杨兴旺来到于家，正巧春和刚从地里回来吃午饭，他一进门看见杨兴旺，赶紧给杨兴旺请了个安问：“杨二叔，您今天怎么这么闲哉，有事吗？”杨兴旺说：“庄头叫我来，让你去一趟，有点儿事要跟你面谈。”于德水坐在炕上插话：“是不是向我催债呀？”杨兴旺笑了笑说：“您想到哪儿去了，庄头叫春和去是好事儿，您别瞎想。”于德水不放心地又追问：“您知道是什么事吗？”杨兴旺沉思了一会儿说：“大约是让春和到哪儿去当长工去。”德水爷儿俩一听，感到莫明其妙，他俩想庆家的长工人手并不缺，为什么叫春和去呐？……春和问：“二叔，庄头府上的长工，人手不早够了吗？”杨兴旺叹了一口气回答说：“张长有被庄头给辞了。”春和听了猛地心里一跳，他不禁地：“啊！”